

母亲讲给孩子的

风趣童话

张文涛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风 趣 童 话

中国民間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责任编辑 郑一民
安 勇
封面题字 旭 宇
封面设计 耿建伟
插 图 耿建伟
校 对 李自谦
韩桂英

风 趣 童 话

张文涛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平寺街39号)

邯郸市文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82 字数: 16.7万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040—0320—4 / I · 320

定价: 2.85元

编 辑 说 明

《河北民间文学丛书》是在河北省开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摘粹选精所编辑的一套科学性和文学性俱佳的通俗读物。

河北省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是自1984年开始的，到1988年底全省已搜集整理出二亿八千万字的作品，辑印出近三百部地、市、县卷资料本。这些丰富的资料不仅展现了燕赵民间文化的深远历史和雄厚蕴藏量，而且其中不少还是过去从未发现的十分珍贵的具有欣赏和研究价值的口头文学作品；同时也发现了大批出色的故事家、歌手和民间文学新人。人才与作品，同样是集成工作的丰硕成果。为了繁荣和振兴河北的文艺事业，造就河北民间文艺家群体，使集成成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收入这套丛书的有河北省部分地、市、县民间文学集成卷本和故事家、搜集整理家的专集，也有燕赵民间文学重大题材的专集等。我们相信，它不仅可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河北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人才提供珍贵的资料，也将为祖国文学宝库增添新的色彩。

鉴于我们编辑这样的丛书是一次新的尝试，编选工作难免有纰漏和不当之处，敬希广大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河北民间文学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老包变柳牛	(1)
大灰狼	(3)
白菜姑娘	(6)
老虎打赌跨黄河	(10)
老虎的本性	(12)
争口袋	(14)
漏	(15)
骆驼河	(17)
三蛇红	(21)
狐狸精	(23)
赵老亮种高粱	(28)
李冰森进城	(32)
分家	(35)
董际昌下江南	(37)
天王塔	(40)
阎锡山两难殷锡山	(45)
翅扑棱鸟	(50)
鹿歌	(54)
狼和狐狸	(57)
假善人	(59)

父亲的遗嘱	(62)
针尖和麦芒	(63)
柳棍和神驴	(65)
乾隆选才	(67)
领受香火	(69)
窦建德买马	(71)
刘黑闼得神兵	(75)
大青石	(79)
兔子城	(82)
懒懒	(83)
水石头	(85)
猴子和狐狸	(88)
睡进士	(89)
白羽毛	(94)
狼奶奶	(98)
二哈蟆做梦	(101)
不死的张果老	(105)
真鬼和假鬼	(112)
五盆告状	(115)
宝船	(120)
四大	(127)
养子	(129)
小燕子和南瓜籽	(132)
四女得宝	(134)
装象	(135)
狐仙报恩	(137)

扫帚精	(142)
一点和半点	(146)
取吉利	(151)
赵南星赶考	(153)
高粱树	(157)
人参姑娘	(159)
邯郸盗的传说	(162)
红帽子	(166)
老鼠的变迁	(168)
小铜铃	(170)
盲女	(171)
三害老大	(173)
山猪	(175)
任长和任短	(176)
李世民两驻秦马台	(181)
刘晓传奇	(184)
杜娘	(190)
灵芝	(195)
兄弟三人学艺	(201)
四省人夸家乡	(206)
住店	(207)
兄弟对诗	(209)
二闺女疙瘩三闺女冢	(211)
二人闲坐	(215)
水淹广府城	(216)
南方人盗宝	(218)

找泉水	(222)
收生	(224)
群兽夸本领	(226)
小兔报恩	(228)
龙和鸡	(228)
丈牛虫和知了对诗	(229)
青蛙的叫声	(231)
牛斗虎	(232)
聪明的獾	(233)
酒泉明珠	(234)
燕子和青蛙	(241)
公冶长学鸟语	(243)

老包变柳牛

有一种昆虫名叫柳牛，这柳牛的样子和其它昆虫大不相同，它浑身漆黑，少带白点，头戴瓦楞官帽，帽子两侧长着长长的帽翅，方步一迈，两个帽翅一扇一扇的，很象一个沉稳大方、遇事不慌的大官，大家都说它是包公变的。包公是一个明断是非的清官，为啥变成柳牛了呢？这里面有段故事。

包公有个独生儿子名叫包琛，这包琛生就一副叛逆性格，你让他往南，他偏往北；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你让他打狗，他偏骂鸡。孩子有这种脾性，搁上一般人家，准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改正。老包可不这样，他想，凭我的聪明，多少疑难的案子都能查清，一个小小孩子我就制服不了他？从此，他就细心观察孩子，寻找制服的办法，时间长了，办法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正话反说。比如他想让孩子往东，就说：“琛儿，你往西走。”包琛一听，扭头就往东走。他想让孩子打狗，就说：“琛儿，你去骂鸡。”包琛一听，拿起棍子就去打狗。老包这样做，儿子办出的事情全合他的心意。为此，老包总是沾沾自喜，心想：不信制服不了你小子！

光阴似箭，日子如梭，说话间老包已经年纪高迈，身体虚弱，暮年之人，再加多病，于是他就开始考虑后事。老包有五十亩旱地，五十亩水地。他死以后，想让儿子把他埋到

旱地，于是他把儿子叫来说：“琛儿啊，我死以后，你把我埋到水塘地吧。”老包把正话反说，以为儿子一定会把他埋到旱地。

谁知儿子动了孝心，他想：我一生不听老爹的话，他不定生了多少气呢！他临死的话，我一定得听。老包死了，儿子就把他埋到了水塘地。

老包最怕水淹泥泡，他在地下待不住，就变成一只柳牛，飞到树上去了。那柳牛浑身漆黑，瓦帽整齐，动作沉稳，据说那就是老包的遗风呢！

大 灰 狼

七月天，高粱要熟了，那绿绿的叶子，红红的穗子，把道路两旁遮得严严实实，中间只留一条蚰蜒小路。黄大嫂从娘家回来，手提小花篮，身穿黄衣裳，急急忙忙往家赶。她走得正起劲，高粱叶子哗啦一响，走出一个灰大嫂，灰大嫂穿了一身灰衣裳，尖下巴，高鼻梁，挺有礼貌地问：“大嫂子，你到哪里去来？”

黄大嫂说：“回娘家了。”

灰大嫂说：“这么热的天，到我家喝口水吧。”

黄大嫂又热又渴，正想喝水，就跟灰大嫂去了。灰大嫂住的是石房子，用的是石桌子、石椅子。她赶紧给黄大嫂倒了一杯水放到桌上，问：“大嫂子，你家在哪儿住？”

黄大嫂说：“杨格庄。”

灰大嫂说：“你有几个孩子？”

黄大嫂说：“三个。大闺女叫大门闩，二闺女叫二门鼻，三闺女叫小三。”

灰大嫂原是个大灰狼，她问清了情况，一嘴就把黄大嫂吃了。吃完了黄大嫂，她还想吃黄大嫂的三个闺女，于是擦了擦嘴上的血就往杨格庄去了。

杨格庄就有一户人家，方方的小院里有一棵高高的白杨树，门紧紧地闭着，老狼精晃了晃门子，晃不开，就喊：“大门闩，二门鼻，叫小三快开门！”

小三听了，跑过去就要开门，大闺女把她拦住说：“先别开，叫我看看是咱娘不是！”大闺女隔着门缝一看，不是。她说：“不是俺娘，不是俺娘，俺娘穿了一身黄。”

老狼精一听，知道自己穿错了衣裳。她躲到一丛芦苇后边说：“不用躲，不用藏，灰衣裳快变黄！”老狼精的灰衣裳变成了黄衣裳。她又去敲门：“大门闩，二门鼻，叫小三快开门！”

小三听了，又要去开门，二姐姐拦住说：“叫我看看是咱娘不是！”她隔着门缝一看，还不是，就说：“不是俺娘，不是俺娘，俺娘脸上有个黑漆子儿。”

老狼精听完，又躲到芦苇丛后边说：“吹东风儿，吹西风儿，吹到我脸上个黑漆子儿！”说完，老狼精脸上又长了个黑漆子儿，她又去敲门：“大门闩，二门鼻，叫小三快开门！”

小三跑过去看了看，那人衣裳是黄的，脸上还有个黑漆子儿，是她娘，就开了门。

老狼精进来，天快黑了，就说：“咱们睡觉去吧！”

大家躺好以后，老狼精说：“大闺女跟我睡吧！”

大闺女说：“我大了，自己睡。”

老狼精又说：“二闺女跟我睡吧！”

二闺女也说：“我大了，自己睡。”

小三听了说：“都不跟咱娘睡，我去跟咱娘睡。”她就钻进了老狼精的被窝里。

睡到半夜，听到老狼精咯吱咯吱吃东西，大闺女问：“娘，你吃的啥？”

老狼精说：“从你姥姥家带回的红萝卜。”

大闺女说：“叫我吃一块吧？”

老狼精递给大闺女一块，大闺女一看，是小三的手指头。

老狼精又咯吱咯吱吃起来。二闺女问：“娘，你吃的啥？”

老狼精说：“从你姥姥家带回来的萝卜疙瘩。”

二闺女说：“叫我吃一块吧？”

老狼精递给二闺女一块，二闺女一看，是小三的脚跟。

两个闺女都害怕了，她们说：“娘，娘，我要出去解手。”

老狼精说：“在炕上解手吧，”两个闺女说：“炕上有炕神。”

老狼精说：“在火台上解手吧。”两个闺女说：“火台上有火神。”

老狼精说：“在门旮旯解手吧。”两个闺女说：“门旮旯有门神。”

老狼精说：“出去吧，快去快回。”

两个闺女跑到院里，赶紧爬到大杨树上。

老狼精吃完小三，又想吃大闺女、二闺女。她等啊等，两个闺女总不回来，老狼精等急了，就到院里去找，她一出门，看见两个闺女都在大杨树上，就说：“我用石头磨磨牙，磨快吃你姊妹俩！”

老狼精在石头上刺啦刺啦磨牙，磨完就往树上爬，哪知老狼不会爬树，它爬呀爬，就是爬不上去。两个闺女从树上扔下一个绳头说：“你想上吗？想上就把自己捆好，我们往上拔你！”

老狼精真的用绳子从腋肢窝把自己捆好。她姊妹俩就使劲往上拔，拔呀拔，快拔到树顶了，她俩一松手，扑通一声，老狼精摔死了。

白 菜 姑 娘

老狼精摔死以后，大门闩、二门鼻把它埋到了粪堆上。不久，粪堆上长出了三棵白菜。那白菜长得又鲜又嫩，嫩得能滴下水来，可是姊妹俩谁也不敢拔。恰好一个货郎来了，大门闩、二门鼻走过去问：“货郎，有点啥货？”

货郎说：“有针、有线，有顶针、鞋面。”

姊妹俩买了针、买了线，还买了顶针、鞋面。说：“我家没钱，你就把这三棵白菜拔走吧！”

货郎把三棵白菜拔掉，装进箱里担着走了。

货郎走到村外，凉飕飕的秋风迎面吹着，他越走越重，后来听一个女孩喊道：“一里轻，二里重，三里管你担不动。”

货郎向四周看了看，没人，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又听一个女孩喊：“一里轻，二里重，三里管你担不动。”

这一回，货郎可听清了，原来声音从箱子里发出，他赶紧打开箱子。呀！原来箱子里有三个小姑娘，长得又水灵、又秀气。

货郎年岁大了，担不动，他说：“大闺女，扔了你吧？”

大闺女说：“爹，爹，别扔我，将来担水扫地都是我。”

货郎又说：“二闺女，扔了你吧？”二闺女说：“爹，爹，别扔我，刷锅做饭都是我。”

货郎最后说：“三闺女，扔了你吧？”三闺女说：“爹，

爹，别扔我，纺花织布都是我。”

货郎就把她们都担了回去。

货郎没有小孩，只和老伴两人生活。三个闺女回去，忽然都长大了，她们担水的担水，做饭的做饭，纺线的纺线。老俩口看了，欢欢喜喜。

一天大闺女去洗衣，等她回来吃饭，她总不回来，她娘说：“二闺女，去叫你姐姐回来吃饭！”

二闺女去了，又没回来。她娘说：“三闺女，去看看她们为什么不回来吃饭！”

三闺女到那里一看，原来棒棰掉到河里了，她们不敢回家吃饭。三闺女挽起裤腿，跳进水里，把棒棰捞上来，大家才回去。

闺女大了就爱美。一天，老货郎上山打柴，三个闺女都说：“爹，回来给我摘朵花儿戴！”

山上有个卖花郎，他种了许多花，现在都开了，那花儿真好看，水红的，淡紫的，粉黄的，各种颜色都有。老货郎打完柴就去摘了三朵花，正要走，一个小伙子走过来，一把抓住他。货郎自知输理，赶紧说：“我给钱。”可是小伙子什么也不要，只要他一个姑娘作媳妇。老头看看小伙子，见他长得眉清目秀，于是顺水推舟说：“回家跟闺女商量商量。”

货郎回到家，先问了大闺女，大闺女嫌他家穷不同意。又问二闺女，二闺女也不同意。最后问到三闺女，她笑着点了点头儿，货郎乐得象什么似的。

三闺女和卖花郎结了婚，你敬我爱，你耕我织，时光过得很好。大闺女知道后，产生了妒意，心想：这本来应该是

我的丈夫，怎么能便宜了你。一天，三妹到河边洗衣服，大闺女走过去说：“三妹，我帮你洗吧！”说罢就自己洗起来。河水哗哗地流着，一个波浪撵着一个波浪。大闺女趁三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推到河里淹死了。古时的风俗，已婚女孩死了，要由她的姊妹续亲。因此，大闺女就被娶了过去。

大闺女又懒又馋，男人下地以后，她经常偷做好吃的。一天，卖花郎下地回来，有一只小鸟在他头上缠来缠去地飞，并叫着：“妻，妻……”卖花郎觉得奇怪，就说：“你要是我妻，就落到我肩上。”果然，小鸟膀子一斜落到了他的肩上。卖花郎把鸟带回去，买了只笼子，装了进去，从此，每天喂食、喂水，十分亲密。

一天傍黑，卖花郎从地里回来，发现妻子还没有做好饭。三妹在时，总是天不黑就把饭摆好等着他。他一比一想，鼻子酸酸的直想落泪。就在这时，笼子里的小鸟说：“柜里有，柜里有。”卖花郎打开柜一看，果然柜里有一碗炒鸡蛋。大闺女听了小鸟的话，恨得咬牙，但她又不好发作，对男人笑着说：“我给你炒的，正说给你端呢。”卖花郎知道里边有问题，也不说什么。第二天，卖花郎干活去了，大闺女就把小鸟按到缸里淹死了。卖花郎回来问：“小鸟呢？”大闺女说：“掉到缸里淹死了。”卖花郎非常难过，痛哭了一场，就把小鸟埋到院里。

过了不久，埋小鸟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桃树，那桃树长得枝肥叶壮。卖花郎干完活，往树下一躺，凉风丝丝地吹着，甜味阵阵地熏着，太惬意了。更让人喜欢的是，卖花郎要看到哪颗桃子好吃，那颗桃子就稳稳地落到他的嘴里。你吃吧，汁多、肉厚、味甜。时间长了，大闺女也知道了，她也

想躺到树下试试这神奇的滋味，谁知她刚躺到树下，一颗硬邦邦的桃子就碰到她的腮上，生疼的，腮马上肿起个大疙瘩。大闺女又气又急，她抡起斧子，三斧两斧把桃树砍了。

卖花郎惹不起她，只在心里生气。后来，他用桃树做了一张床，每天就在床上休息，软和舒服，一躺上去，疲劳烦闷就全部消失，大闺女知道了说：“我也躺躺。”她往上一躺，床就把她翻了下去，她再上去，又把她翻了下去。大闺女暗暗生气。等男人下地干活，她偷偷把床烧了。床烧完了，火里爆出一颗明晃晃的大珠子。大闺女恨气未消，连灰带珠子一起除到门外的粪堆上。

邻家赵五婶从门前经过，看见一颗明珠，映着日头，闪闪发光，就拾回家放进箱子里。一天，赵五婶到地里干活，回来以后，发现机上的布织了，灶上的饭做了，怎么回事呢？赵五婶装着下地的样子藏在门外，隔着门缝往里看，这时，她见一个姑娘从柜里跳出，一直向厨房走去。赵五婶推门进去，姑娘一听有人，慌着要回柜里，但已被赵五婶拉住，赵五婶说：“孩子，你辛苦了，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走，一定要在我家吃饭！”

消息传开了，乡亲们都来看赵五婶的客人。大闺女也来了，她见姑娘吃饭颠倒着用筷子，就说：“颠倒了，颠倒了。”姑娘说：“不知我颠倒还是你颠倒，妹妹的男人姐姐要。”大闺女一听，羞得低下头来，一声不吭，从人缝里挤出，就回娘家去了。

卖花郎听到消息，知道这是三妹，立即把她接回去，又过着跟以前一样的幸福生活。